

赛伦斯——妖岛

〔美〕 欧文·华莱士著

于 青 等 译

江 虹 总 校

海洋出版社

赛伦斯——妖岛 (全二册)

[美] 欧文·华莱士著

常政	于青	以铸	寿康	译
尉青	允桓	牛真	铁锋	
江			虹	总校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1号)

北京大兴孙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1092×787毫米1/32 字数160,000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ISBN 7 5027-0603-8/K·22

上下册 定价: 9.40元

内 容 简 介

在碧波浩渺的南太平洋上，隐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王国——妖岛，岛上栖居着奇特古老的原始部落。那里的人，妖面鱼身，行踪诡秘，常常象幽灵一样出现，又象梦幻一般消失。船只途经此地，往往神秘失踪。为了揭开妖岛神奇的面纱，美国人海登博士，组织了一支探险队，远渡重洋，历经劫难，终于踏上妖岛，随即展开了一系列惊险猎奇活动。他们设法取得土人信任，与岛上的原始人一起共度艳趣无穷的“狂欢周”；游历心旷神怡的“互助院”；参加别开生面的“裸体竞美草裙舞”；窥探原始人的“婚姻奇案”和离奇的“教育”，陷入狂热迷离原始生活的探险队出现了叛逆。海登博士的儿子，在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下，占有并杀害了美貌绝伦的酋长女儿，窃取了大量原始珍宝，连夜出逃，投奔江洋大盗。探险队员们的生命和原始部落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本书生动地展示出原始人的生活习俗、爱情、伦理、婚姻、法制、宗教圣所、魔学法术、离奇的“教育”，以及为现代社会所罕见的现代人和原始人的爱情活动。本书以非常精确真实的细节，讲述了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纪实怪事，一经出版，立刻引起文明世界的轰动，成为华莱士最精彩的头号畅销书。

上 卷

一

海登从写字台上一堆信件中抽出第一封信。什么吸引她拣出这封信呢？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贴在信封上面的那几张邮票。邮票上是高庚^①用绿、红、深蓝颜色画的“白马”名画。还有“法属波利尼西亚……航空邮件”的标志。

自从过了青春年华，海登便痛苦地发现，她的乐趣随着每个秋天的来临而渐趋暗淡和消退。几件得意的事就显得更加历历在目：往日与阿德雷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功（她至今对他感佩犹深），自己对工作孜孜不倦的专注精神；再就是她的儿子马克（多少有点象他的父亲）和儿媳克莱尔（她娴静可爱，心地善良）。有些小的快事已象逝去的青春一样，变得不那么叫人打得起精神来了。清早，在这加利福尼亚的晨曦中漫步，特别是阿德雷在世的时候，曾经是每一天的盼头，现在，她心里想的只是她的关节炎。从她楼上书房窗子看到的景色，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那条蜿蜒如带的高速公路，圣巴巴拉^②的一片海滩，远处大洋中的白浪，永久给人美的

①高庚（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著名画家，曾到过波利尼西亚群岛。

②圣巴巴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临太平洋的圣巴巴拉海峡，为海滨游览地。

享受。可是现在，她凭窗俯瞰的时候，只看见高速飞驰的汽车。她从记忆里也能嗅到一股汽油的废气味，还有枯死的草味和公路那一边的海藻味。早餐一向是另一种小小的享受，而那一叠报纸却告诉她人世间每天的滑稽表演和奇闻怪事。早餐是丰盛的：鸡蛋、黄油、土豆、加糖的热咖啡和涂着黄油的烤面包片。而现在呢，人们关于高胆固醇、低脂肪食品和这个不幸时代的种种议论（应该吃脱脂牛奶呀，人造黄油呀，花茎甘蓝呀，米粉点心呀）却败坏了早餐的胃口。最后，只有剩下的这堆信还是每天早晨一件小小的乐趣。海登感到，只有这件事还算得上是不随岁月而减色的快慰。

海登每天早晨从信件中得到的乐趣，有点象过一次圣诞节，至少她的感受如此。她收到的信很多，人类学界的同事和学生都是爱写信的。何况，她又是一位小诸葛，许多人都有些烦心事，希望来向她求教。无论哪个星期，信箱里都少不了远方寄来的珍闻：一位初次到印度进行实地考察的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拜加人^①在每次地震之后都重新种一次草；一位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从日本来信说，他发现阿伊努人^②把尚未生育的新娘不算作已婚的女人。他问海登在暹罗人中发现的习俗是否也是如此；纽约电视台的一个人来信，请她核对新不列颠岛^③考察记录片中的一条材料：当地土著青年向女方的叔伯求婚，而夫妇生出孩子以后要举在火上烧烤，以保孩子平安长大。

粗略地看一眼，这天早晨那些密封的信件好象不会带来什么有意思的信息。海登翻看各种各样的信封，从邮戳上看

①拜加人，印度奥里萨邦的少数民族。

②阿伊努人，日本北海道少数民族。

③新不列颠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出这些信来自纽约、伦敦、堪萨斯城、休斯敦和其它一些并不出奇的地方。最后，她把手停在贴有高庚名画邮票和印着“法属波利尼西亚”标志的信封上。

这个窄长而厚实的老式信封夹在她粗短的手指间。她忽然发觉，她早先那种麻俐劲儿，近几年越来越为沉思默想和心神恍惚所淹没。

——海登心不在焉地翻过信封，在背面的封口处看到发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那是用欧洲一种古老风格的花体字写的：

“塔希提岛，帕皮提^①，戴斯特雷船长街，特默阿米旅馆”。

她竭力回忆伊斯特德这个人的面容，但是眼前实在想不出来。过去呢，她想起许许多多的人……。最后，在这个名字后面显现出一张面孔。印象已经模糊了，淡忘了。她闭上眼睛，摒息凝思，印象渐渐清晰起来。

伊斯特德，就是他。她曾和他在热安纳门街147号他的店铺对面树荫里散过步。他个子矮胖，好象机器锻压出来的。他出生在梅梅尔^②或但泽^③，或是很快被纳粹冲锋队消灭了的其它港口，他有好几个名字和护照，后来成了难民，远去美洲，并留住在那里，在塔希提岛作起了买卖。他声称自己后来成了一个考古学家，陪过几个德国考察队。他总爱模仿发掘过特洛伊城址的、性格古怪的考古学家亨利希·谢里曼^④。她原来就认为，伊斯特德学谢里曼，未免太软弱，太邈遏，太爱讨好别人，也太不幸运了。亚历山大·伊斯特德，正是他！她能更清楚地想出他的模样：可笑地戴着

①塔希提岛，太平洋中南部社会群岛中向风群岛的最大岛屿。帕皮提是该岛的行政中心，也是波利尼西亚首府和旅游中心，位于岛的西北岸。

②梅梅尔地区位于波罗的海沿岸。

③但泽，为波兰北部省份。

④谢里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

一顶亚麻布帽，系着蝴蝶结领带（那是南海地区的式样），薄布灰色衣服被隆起的大肚子绷得紧紧的。他的样子越来越清楚了：一付夹鼻眼镜高高地架在挺长的鼻子上，留着一英寸长的小胡子，总是含着熄灭的烟斗，歪斜的衣袋鼓鼓囊囊，装满了零碎的玩意儿、笔记本、名片。

现在完全想起来了。她曾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他那堆满波利尼西亚手工艺品的店铺里搜寻。所有的商品都标着一定的价钱。他临走时买了一付巴厘人的竹板、一个马克萨斯战争场面的雕刻、一件萨摩亚人的塔帕^①裙子、一张埃利斯岛凉席和一件古汤加宴饮用的木碗。最后那件古董现在还摆在她楼下卧室的壁板上。离开那里之前，他想让阿德雷见见伊斯特德。于是，夫妇俩在大饭店的楼顶餐厅里招待了伊斯特德一次。他们的客人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他提供的珍闻解开了他们在美拉尼西亚半年碰到的好几个不解之谜。这次聚会已经过去八年多，将近九年了。马克已在去年上了大学（他在大学里反对克罗伯^②的学说，而她本人则赞成，因为她和阿德雷都是克罗伯的崇拜者）。

海登回忆着逝去的年代，她想起伊斯特德跟她的最后一次通信，那是在塔希提相聚之后一年或两年的事情。当时他们正在斐济研究巴乌民族。研究报告已经发表，阿德雷提醒她寄给伊斯特德一份题赠的副本。她照办了。几个月后，伊斯特德寄来一封短信，感谢他们惠赠论文，客气地对他们的成果表示赞赏，并为他们不忘故人而真诚地高兴。他使用“故人”一词，使她不再怀疑他确实在哥廷根大学上过学。

这封六七年前的答谢信，是海登最后一次得到伊斯特德

①塔帕，一种树皮性质的布。

②克罗伯（1876~1960），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

的消息。她当时留意过伊斯特德的回信地址。在她见过的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中，一个模糊的、淡忘了的面孔浮现在眼前。他有什么事写信给她呢？要钱吗？有什么建议吗？要什么资料吗？她用手掂了掂信的分量。不，信很重，不象是一封求人办事的信，倒更象是什么礼品。她想写信人也许想要破费一番吧。

她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把阿散蒂人的短刀，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前加纳进行非洲实地考察时买的纪念品。她用熟练的动作裁开信封。

她展开又脆又薄的航空信纸，信是用一架有毛病的旧打字机规规矩矩打出来的，不少字都被打穿了。字母e和o大多打成了空洞。不过信打得很整齐，很用心，没有空行。她数了一下信纸页数，一共22页。打这样一封信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桌上还有一些别的信，而且上午上课之前还要看一眼讲课提纲。但是她的好奇心已为这封信所动，而且内心里潜藏着一个耽于往事的自我。那是不按理性行事、不务实际的另一个海登。这个海登藏在她的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学术性的、直觉的女人的自我。现在，这另一个自我出现了，向她提示着过去的、常常来自异国的神秘和刺激。这另一个自我并不时常出现，但每当它出现，她便不愿轻易放过，她的快乐就得之于这种放任。

由于这种甜美的感觉和时间的局促，她显得急不可耐。她不顾转椅金属靠背太硬，使劲向后靠去，把信高高地举在眼前，开始慢慢读起来。她想借此享受一番这一天的小小乐趣。

伊斯特德教授

寄自塔希提岛帕皮提的特默阿米旅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雷纳 学院 社会科学 大楼
309室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海登博士收。

亲爱的海登博士：

我相信这封信会使您感到意外，希望 您 还记得 我的名字。我有幸在您和您卓越的丈夫从斐济岛返回加州途经帕皮提小停时与贤伉俪相识。我相信，您还记得您曾光临过热安纳门街的敝店，并热情赞扬我的考古收藏。贤伉俪盛情邀请并以晚餐招待，我至今犹引为一生中莫大的荣幸。

我虽身处人生主流之外，但仍靠订阅多种考古学和人类学杂志（如汉堡的《镜报》）保持着对外界的了解，因而得以时时拜读大作，并为您而感到骄傲。不妨承认，我一直抱有同您再次见面的希望。此外，我近年曾购得您早期著作的平装本书，并以浓厚的兴趣拜读再三。我坚信，不仅是我个人坚信，您杰出的丈夫和您共同为当代的生态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因此，三四年前，我在本地《争论》周刊上得悉令夫不幸逝世的噩耗，倍觉震惊和惋惜，现在执笔犹感激动和难过。虽然事过数载，我仍愿向您表示真挚的吊慰，深望您经受住了这一重大损失，早已重振精神，贵体康健，教学、著述和考察再获成功。

我盼您能够收到此信，因为我手头仅保有您原来的名片。我相信，以您大名鼎鼎，即便已迁居他处，邮政当局也定能寻及递达。所以企盼您收见此信，实因信中内容定为您所关注，或许对您的事业将有深远之影响。

在述及引人注目的这件珍闻之前，先请您回忆一下十年前的那次谈话。在帕皮提晚餐之后，我们共饮饭后甜酒，您

和您亲爱的丈夫对我讲述的拉杂逸事和奇闻表示道谢。在默默小饮之后，您向我讲了下面的话。我记住这一番话实非记忆力之所赐，而是出于至诚保存的一篇杂志上的文章使我不忘。您的那番话是：

“伊斯特德教授，我们在斐济进行实地考察，横越美拉尼西亚地区，后来访问汤加①、库克②、马克萨斯③，现在来到塔希提，收获很大，非常兴奋，所以我的丈夫和我都觉得该是满载而归了。我们希望不久还能再来，特别是来波利尼西亚。不过，再来总得有点理由，有个任务。这就要靠您帮忙了。我们把这件事拜托您：您如果听到不知名的珊瑚岛上有未同外界接触、仍保持原有文化的波利尼西亚部族，而且尚未经过科学考察，那就请您马上通知我们。要是这个部族和他们的岛子值得研究，或者他们能提供人类行为方面的教益，我们就一定组织考察队前来。您在这方面也可得到一笔很大的奖金。”

海登博士，听了您的话，我一直为您的信赖而感动。同时，您还记得，我曾表示怀疑能否帮上您的忙。当时，就我所知，已不存在什么住人而又不为外人所知的海岛，未绘入地图也未经过考察的海岛。我曾坦率地说过，探险家、教士、捕鲸人、商人，后来又加上富翁、旅游者、白人游民和人类学家，已经跑遍一切地方，看来再也没有新大陆或处女地可寻了。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您听了我的话后并不泄气。由此看出，您的性格、您的感情、您的乐观主义和坚定信念，正是

①汤加，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由150多个岛屿组成。

②库克群岛，南太平洋新西兰领地，位于新西兰东北3000公里。

③马克萨斯群岛，太平洋中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两个火山岛。

您赖以成名的基础。

您当时仍对我说：

“伊斯特德教授，虽然您比我们更熟悉大洋洲，我们也跑过许多地方。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一切都已发现净尽，一切都已为人所知。大自然总是藏起一些奇迹。实际上，我本人就遇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上工作过的人类学家，他们承认至少到过半打住有原始部族的无名小岛，任何地图上也没有标示过这些地方。这些人类学家对这样的岛子讳莫如深，不向任何人透露位置，害怕地图和海图标出它们。他们一心想把这些小岛藏到他们独自去考察的那一天为止。您一定懂得什么叫做独占，那就是发现新大陆。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这种事例屡见不鲜。所以我觉得，在大洋洲成千上万的珊瑚礁和火山岛中，肯定有一些漏掉的岛子，值得深入研究。我愿再说一遍，教授，您若听说这样的岛子，那里的民族习俗尚不为外界所知，就请您想起海登夫妇和他们的强烈兴趣。伊斯特德教授，请别忘记我今晚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我保证，您决不会为此而后悔的。”

海登博士，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您说的话。经过这样漫长的岁月，您可能已经忘记，但我没有忘记。您的要求一直藏在我的心中。是的，近年来西方喷气文明日益侵入南太平洋，我曾以为您的希望和我的留心均已成为不能实现的幻想。我们都知道，世界地图上仍有一些未经考察的地区，如荷属新几内亚的内陆，中缅边境地带，亚马孙河盆地的上游部分，那里的部族尚未为外界所知。但是，您梦想的是大洋洲上外人从未到过的岛子吧？我承认，最后我已不愿再以无稽之谈和道听途说来证实您的梦想。不过，就在上个星期，一个偶然的机，使您多年的向往出现了转机。

真的，海登博士，我找到了漏掉的岛子。请原谅我的英语拙劣，我无法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激动。在我终于实现您的嘱托时，我多么想有更好的英语表达能力，道出自己的激动心情。经过十年之久，我终于在大洋洲成千上万的岛屿中发现了您寻找的未为人知的岛子和部族。海登博士，这不是荒诞的传闻和道听途说。我向您保证，这绝对是第一手情报，因为我曾亲自踏上这个海岛，曾和那里的居民有过小小的接触。那里的居民，象皮特凯恩岛人一样，是波利尼西亚人与英国人的混血种族。我了解到这个种族的生活习俗，那是现在世界上最独特、最奇怪、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我试用您那种专家的犀利眼光观察，我感到这对您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世间男女也不乏教益。

这个南海岛群称为赛伦斯岛，或称妖岛。从空中看，其中一个繁茂的小火山岛，另两个是小珊瑚岛。

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妖岛，它根本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群众团体都未发现过它。有关大洋洲的一切书籍对它也无隻言片语。无论是历史还是地理，都从未提到过它。请相信我的学术直感，妖岛的存在如同塔希提岛、拉罗汤加岛或复活岛，以及皮特凯恩岛一样的真实。至于妖岛的居民，我不敢肯定，大概不过二百人。他们也象你我一样真实。除我和另两个考察人之外，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妖岛人的奇异之处何在？我必须先对此加以说明，否则便引不起您读下去的兴趣，结果就会吃力而不讨好。他们的奇异之处是对爱情和婚姻的开明态度（我愿补充说，那样的开明是令人吃惊的）。我敢肯定，他们的行为方式同地球上的任何社会都完全不同。

我无法评论妖岛人的爱情与婚姻习惯是好是坏。但我不能掩饰，他们的行为使我震惊。海登博士，这不是胡说八道，我已不是尚未涉世的学生，而是一个科学家，已经见过许多世面。

如果这已激起您的兴趣，我肯定会的，您就必须读下去。不过，请记住，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我是以受过德国式教育的考古学家的严格客观态度说话的。还要请您记住不朽的汉姆莱特的话：“赫拉修，在这天地之间，有许多事，都是你的哲学所梦想不到的”^①。

下面，我按时间顺序讲一讲我偶然卷入这一发现的经过，如实地讲述我的发现、我的观察和我的听闻，并指出哪些问题可能与您有关，可能采取什么办法。

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有一位个子很高、相当神气的澳大利亚中年绅士来到我的店铺。他自我介绍说是坎培拉来的特雷弗先生，说他刚刚结束遍及西萨摩亚、马克萨斯、库克群岛的旅行，不想空手回国。听说我的店铺买卖公平，他就想来买点纪念品。我带他参观了店铺，介绍了各种物品，讲了这些物品的来历和意义。他很快看出我对南海见闻颇广，于是向我询问了许多岛子的情况和我旅行各岛的路线。我在店里呆了几个小时，虽然仅仅是买了不到1800法郎的东西，我还是请他喝茶，并且表示了惜别之意。在这种偏僻的地方，一位有文化的交谈者是很难得的。

我原以为不会再见到特雷弗先生了，但第二天我刚打开店门，他又来了。我颇为惊讶。这次他不是来买东西，说是要听听我讲的故事。其实，不如说他是来向我提出一件差

^①见莎士比亚著《汉姆莱特》。

使，并听听我的意见。他说，他对我熟悉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当地民族情况产生了深刻印象。他正好要找一位象我这样的人。他多方访寻仍未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看中了我，觉得我诚实可靠。头一天晚上，他还特意征询了地方人士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并一致推荐了我。

特雷弗先生开门见山，说明了他的使命。他是坎培拉一家大公司的代表。这家公司很重视波利尼西亚的未来，有意投入巨资。投资计划广泛，提出了多种项目，其中首先要办的是用小型客机对这些风光如画的大小岛子开展旅游事业。在旅游费用上，这家大洋洲航空公司必须同坎培拉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南太平洋航空公司、新西兰公司和其它航空公司展开竞争，最重要的是安排穿梭飞行服务，要有比那些大公司更多的灵活性和方便。因此必须使用小型飞机，需要有小型的简易降落场和简易设施，这样才能保持较低的成本。特雷弗先生解释说，他们公司同外国地方政府合作，已完成全波利尼西亚的部署，只剩下最后一个地点还未找定。

特雷弗先生没有时间留下来找这个最后的也是最难找的降落场。他需要物色一个人代替他。这就是他找我的原因。他的要求是：希望我租一架私人飞机，沿两个方向飞几次。一方面是考察塔希提与马克萨斯岛之间的长条海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地点，他建议从塔希提岛向南考察土布艾、皮特凯恩和拉帕三岛之间的三角形海域。必要时再离开航道向南。

大洋洲航空公司需要的是一个无人的小岛，上面有能够堆平的台地或低地，以便建立一个一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小机场。选择无人岛是为了减少购买土地的费用。另一方面，如果我认为岛子合适，即便有少数土族人，只要没有白人，也可

以算数。土著人可以迁走，或者把地皮买下，隔离开来，那也不会太贵。

特雷弗先生说，我的任务是先从空中选三、四个岛，再着陆看看，然后向坎培拉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特雷弗先生的专家，根据报告最后挑出一个或两个岛子，他再派专家来作出最后决定。给我的勘察费是500镑，我的报告如果可行，再另给3000镑。

我虽然乐意去各岛旅游，但这个任务却不太合乎我的心思。第一，我不喜欢乘飞机；其次，以我的体力去跋涉这么多荒凉岛子也实在太累。不瞒您说，海登博士，近来我的经济状况不佳，也无力改善，仅仅为收支相抵而挣扎。本地白人的竞争日甚一日。珍贵的工艺品很难弄到。不管怎样，这项业务对我的收入不无小补，我不能加以拒绝。特雷弗先生给的勘察费虽然有限，但最后那笔报酬尚还可观，比我靠店铺和其它生意整整一年赚的钱还多。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我听了特雷弗先生的详细指示，他便飞回澳大利亚去了。我马上去洽谈包租私人飞机的事。在帕皮提，可用的飞机有大洋洲航空公司的两架飞博拉博拉岛^①的客运水上飞机，包租费实在太贵。我继续打听。当我问到奎恩酒馆的老板时，他向我介绍了一个人，那是他的一位主雇，奥利·拉斯缪森机长。我想起我也听说过此人。他有一架老式的水陆两用飞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一个美国人手里买来的。奎恩酒馆老板说，拉斯缪森在莫雷阿岛^②有一处房子和一位波利尼西亚人妻子。您想必知道，那个岛子离此不远。这个人还有一个

①博拉博拉岛，太平洋中西部社会群岛中背风群岛的火山岛。

②莫雷阿岛，太平洋中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火山岛。

仓库，就在奎伊商行过去一点。拉斯缪森是位进口商，他的水上飞机是运货用的。他至少每周到帕皮提一次，找他并不困难。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拉斯缪森和他的副驾驶。副驾驶是个二十多岁的本地人，叫哈派。拉斯缪森满嘴酒气，说话粗鲁，名声不佳，我对他不太放心。他有一架老式的沃特—西科尔斯基飞机，那是一架吱嘎作响的双引擎飞机，最大巡航速度为每小时170英里。飞机擦得干干净净，保养良好，这点使我稍为放心。拉斯缪森不是白人，说起话来唠唠叨叨，老是抱怨1947年用一艘旧双桅帆船换这架飞机很不上算。但我感到，他说的并不是真话，他更喜欢这架水上飞机。他每星期飞各岛一次，飞一班只用两天，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所以对我租飞机并无异议。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讨价还价，最后同意飞三次勘察，两次短程和一次远程，着陆不得超过三次，报酬是400英镑。

两星期前，我同拉斯缪森和哈派坐进飞机前舱，进行了第一次勘察飞行。拉斯缪森对萨莫阿岛至马克萨斯岛之间的海域比我更熟悉。他带我飞了不少无人的珊瑚岛，都是您一直认为地图上没有而实际存在的岛子。但是，没有一个岛子符合大洋洲航空公司的要求。几天之后，又作第二次勘察飞行。我让拉斯缪森着陆一次，但仍无所获。我有点泄气，看来那3000英镑挣不成了。不过还有一线希望，也许第三次远程勘察能发现需要的岛子。又过几天，最后一次飞行拖期了。拉斯缪森不在帕皮提，踪影全无。后来，他到旅馆来找我。就在五天前，我们决定天一亮出发，进行两天的勘察，只是为了加油又在拉帕岛耽搁一夜。我决定只要看到有条件的地方就着陆。

海登博士，您不必为两次空中勘察落空而担心。这回，头一天又毫无结果。第二天天一亮离开拉帕岛，我们冒险向南飞行，一会儿高飞，一会儿低飞，飞了几个小时，远远离开常飞的航道，察看了一个又一个珊瑚岛。没有一个符合特雷弗的要求，着急也没用。过了中午，拉斯缪森开始动用预备油箱驾机返航，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飞得太远，回到塔希提太晚了。我建议他返航偏东北方向，以便绕道土布艾岛返回塔希提。拉斯缪森不太情愿，抱怨油太少了，但是后来看到我丧气的神情，他又心软下来，大口大口地喝威士忌，总算接受了我的意见。

哈派接着驾驶飞机，拉斯缪森已经喝得大醉。我坐在他们身后，隔窗注视着下方：在夕阳斜辉中，我发现远处有一突出海面的模糊阴影。除近处的土布艾岛群外，我对这一带海域不太熟悉。我觉得远处的那个岛子是未见过的，也许是个大岛。

“瞧那边，那是什么？”我询问拉斯缪森机长。

拉斯缪森虽然粗鲁，但一路上还算和气，肯于合作。他说话有点粗俗，令人讨厌，但我并不介意。可以理解，那是他的生活经历造成的。您可能想象得出那天下午我在飞机上的感受。

拉斯缪森机长听我问起远处那块陆地，便哼着鼻子答道：“那是什么？那什么也不是，……不过是无聊的珊瑚岛罢了，……什么也不长，只有一点儿草。……也许还有海鸟粪……没有水，除了信天翁和海鸥，啥动物也没有，……那是鸟的天地，不是飞机去的地方。”

我不相信他的解释。不妨对您说，我对南海诸岛还有相当的研究。